

# 掌心里的恋人

Palm  
Lover

夏怡然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心里的恋人/夏怡然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104-0760-4

I .①掌…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360 号

## **掌心里的恋人**

---

作者/夏怡然

责任编辑/吕晖 王莹

特约编辑/周钰

封面设计/灵犀点点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

字数/264 千字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0760-4

定价/24.80 元

#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001
Chapter 1.....	003
Chapter 2 .....	019
Chapter 3 .....	037
Chapter 4 .....	052
Chapter 5 .....	073
Chapter 6 .....	090
Chapter 7 .....	108
Chapter 8 .....	131
Chapter 9 .....	156

#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0 .....	177
Chapter 11 .....	192
Chapter 12 .....	208
尾声 .....	221
番外 千疏:被神遗忘的角落	228
番外 卓晓涵:风之信	236
后记	243



Lovers,  
神在云端远望，  
百合花盛开在你诞生的海洋，  
是谁赐给你翅膀，当你想要飞翔。

Lovers，  
你从云海而降，  
薄暮之光在彼岸少女瞳中闪亮，  
是谁唱着北欧古老的歌谣，将你遗忘。

Lovers, 你一定记得，  
神曾说，  
如果爱上她，会像爱上寂寞。

她有妖精一样的眼神，却比天使更纯真，  
她的笑容犹如精灵的亲吻。  
从此你爱上一个人，  
几近愚蠢。

Lovers,

她是不是你想要守护在掌心的恋人？

Lovers,

她的目光为何永远如此残忍？

Lovers,

她是你掌心里的恋人，

Lovers,

你留给她手心的余温。

白色气球在天空飞扬，

就像人鱼公主的泡沫在阳光下飘荡，

Lovers, my Lovers,

那是来自天堂的光，它将指引你，回到最初的地方。



# Chapter 01

One.

希落知道自己一定会在新学校中出名，但她并不知道，自己会在到雏蓝学院的第一天，就闻名全校。

这并不是因为她穿着Chanel的靴子，有名车送她上学，甚至不是因为在大庭广众下，被一个女孩指着鼻子骂“荡妇”——能如此迅速地拥有知名度，仅仅只是因为，她毫不客气地打开了一个少年美丽白皙的手。

一个小时前。

雏蓝学院。

穿着白金纽扣制服的司机，神态恭敬地拉开了车门，那训练有素的标准姿势，仿佛一点都不会因为冬日的低气温而受到丝毫影响。

阳光带着浅淡的暖意，徐徐洒落在少女及腰的棕色长发上。

绘着小苍兰暗纹的漂亮长靴，在冷硬的地面上踩踏出了细微的嗒嗒声，缀着洁白茸皮草的短裙下是黑色长袜，外罩的浅鹅黄色长外套没过了膝盖，挡住寒风的同时，更显轻灵优雅。

在一群穿着单一制服略显臃肿的学生中间，她的出现，简直让人惊艳。

“如果现在是夏天，一定会有专人给她打伞吧！”

“我们学校转来了一个公主吗？”

“她那双靴子我有在时尚杂志上看到过诶！”

“郁柒七的地位，这下绝对受挑战了哦！你猜她过多久会过来找这个小美女

的麻烦？”

早已被吸引了视线的学生们纷纷停下了脚步，小声议论着各自感兴趣的问题。

各种打量的目光，毫无避讳地萦绕在她身上。

女孩有着异常精致的眉眼，百合花一般皎洁的肌肤，她身材纤细，穿衣打扮的品味也很时尚。不少女生都暗自决定要和她成为朋友——因为她看起来毫无疑问将是她们最理想的伙伴类型，很典型的富家女，穿名牌，有专车接送，姿态永远矜贵，就像拥有着全世界的尊宠。

司机拿来了少女的书包，她接过，随意地向身后车内的那人挥了挥手，细长指间，小指上的那枚银色尾戒，被阳光映照出了异常炫目的光芒。

少年从车内探出了头。

秀美的脸庞上，带着几分孩子气的可爱笑容，他并起双指，调皮地凑到唇边轻吻了一下，然后冲她轻轻一挥——

很迷人的小动作，引出了不少女生欣羡的轻呼声。

希落却表情淡然地转过了身。

车子很快开走了。

雏蓝学院的校门外，又恢复了惯有的熙攘，然而只是十秒钟，这片才恢复的热闹，再次被一个尖锐的声音，冻结成了一片死寂。

“你居然敢来这里？我们学校从什么时候开始收你这种荡妇了？！”

郁柒七染得火红的发，就像她十足嚣张的气焰。

阳光似乎黯淡了下去。

天空变成了阴冷的灰白色。

听到这句话的学生们，不由得再次停下了脚步，交换着彼此惊奇的眼色，这一次，郁柒七的消息也未免太快了吧！

只是，她的话听起来并不像是新仇——那是旧恨。

每个人都屏息等待那个漂亮新生的反应。

“大概，是从他们收了你之后开始的。”

女孩若有所思地淡淡说道，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眸中，盛满了疏离的瞳光，然后，她慢悠悠的把书包肩带拢上了肩膀，看也不看郁柒七一眼，神色漠然地向教室的方向走去。

人潮自动为她让开了路，不少女生看她的眼光都带着崇拜——郁柒七可是霸道惯了的大小姐啊，学校里从来没什么人愿意轻易和她起冲突！

郁柒七果怒气红了脸，火红的头发，就像燃烧着的灼人烈焰。

“你还敢还嘴？我警告你贱货，最好趁早滚出我们学校！”

冷风过境。

一地枯黄的落叶，纠缠着一张白色的纸，一起卷到了她们的脚踝边。

火红的发丝在风中飘散。

凶蛮地冲上前，郁柒七一把拽住了那双纤细的手腕，一片片脆弱的黄色被她碾踏成了碎片，无声地在她的脚下呻吟哀叹。

旁边众人则发出了不小的惊呼声——

“好过分！”

“快去叫老师！”

“她不会是想打人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在那个冬季稀薄的阳光下。

少年温润的嗓音，纯净得就恍若在平安夜飘落的雪花，带着一股清冽而飘逸的味道，吸引了无数惊艳的目光。

“你踩到了我的画，请让一下，好吗？”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压的寂静，就像一根已经崩紧了的弦，随时都会受不住压力而断裂。

希落似乎闻到了一丝异样的香气。

他已经走到了她的眼前。

黑缎般柔软的发，薄而碎的几缕发丝半掩映着双眸，少年围着一条纯白和烟灰相间的宽条纹围巾，他轻扬嘴角，唇边的呼吸氤氲成了白色的雾气，于是那抹淡淡的浅笑，也有了洁白迷离的味道。

生如夏花。

这是希落脑海中唯一浮现出的四个字。

他是仿如夏花一般，美丽无瑕的少年。

少年的眼中流露出了心疼的神色。

顺着他的目光，希落看到了被郁柒七踩在脚下的那幅素描写生。

希落不懂绘画，但也看得出那幅画画的有多好——处理得极为漂亮的阴影

线条，勾勒出了一幢建筑的轮廓，左下角的签名，犹如琴弦上最后一个消失的尾音，华丽至极。

千巯。

很适合他的名字。

美丽得透明。

见他弯腰捡画，原本怒气冲天的郁柒七也不由自主地退开了一步。

少年的指尖如此晶莹。

他正用很缓慢的动作擦拭着画上的污渍，周围鸦雀无声，仿佛他正在进行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谁都不能打扰。

谁都不敢打扰。

希落突然发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这个少年的表情，仿佛有着操纵别人情绪的力量，他眼中的心疼，他无言擦拭着画纸的动作，正在无声无息地点燃着旁人的不满和愤慨。

而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擦干净！”

一个女孩子大胆地说道，矛头直指罪魁祸首郁柒七。

“道歉！你知道画一张画需要多少时间、多少心血吗？！”

“过分！”

“不讲理！”

“太可恶了！竟然弄脏千巯的画！”

周围的骚动仿佛一锅煮沸了的水，而郁柒七就是那个万恶的火源，她尴尬地涨红了脸，第一次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没关系，我自己可以弄干净的。”

还是那样天籁一般温润的嗓音，少年温柔的眉眼间，带着善意的宽容，郁柒七松了一口气，立刻如获大赦般的匆忙跑开了，她早已经忘记了希落的存在。

他的美，他的礼貌，他的谦和。

千巯就是那样完美的少年！

女孩子们激动地想着，他的存在，就如雏蓝学院的神祇一般！她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有哪怕一丝最轻微的伤害。

人潮渐渐散去。

学校钟楼的大挂钟，已经快要指向八点了。

“你是新生吗？”千琉整理好了自己的画，望向希落，他修长的手指，准确地指向了不远处的那幢白色建筑。

“教务处在那，三楼，302室，你该去报到了，同学。”

“为什么要帮我？”希落突然说话了，她盯着他，清明的眸子里，有一股毫不掩饰的锐利，“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千琉回眸，琥珀色的剔透瞳仁，闪烁着困惑的微光。

“什么？”

“你的画，是你自己丢出去的。”希落冷冷一笑，嘴角是冷肆的弧度，“我已经看到了，所以不要说你没有那么做。”

少年似乎怔了一怔。

然后，他轻轻眨了眨眼，湿润的眼眸中，泛起了一片盈盈闪烁的光泽，那样的明净清澈。

“在自己要挨打之前，你不想着躲避，却在注意旁边的人会做什么吗？”

好像一点都不因为被拆穿了谎言而尴尬，他承认得如此自然，依旧浅浅微笑着，那样充满了善意的友好，拒绝仿佛会成为一种罪过。

他好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控制旁人情绪的能力，并且对彻底利用这点来掌握人心的做法，习以为常。

但他的确替她解了围，她似乎应该感谢。

只可惜，希落却并不是一个容易接受别人讨好的女孩。

“你就不怕是我踩到那幅画吗？”她毫不领情地说道。

“你都已经看到了那是我故意的，又怎么会踩到呢？”千琉漂亮的眼睛中，闪烁着炫若朝阳的光芒，冬日稀薄的晨光映着他的微笑，带着温文尔雅的宁静，“本来不想露痕迹的，没想到还是让你发现了。”

“佑川让我照顾你，所以，欢迎来到雏蓝，晓涵。”

阳光下。

千琉友好伸出的右手如此美丽，他白皙的指尖上是半透明的指甲，带着淡淡的粉色，犹如初绽的花瓣。

可是。

他说的是，晓涵。

他竟然叫她，晓涵。

“啪”一声——

她用最大的力气，重重打开了他的手。

“离我远一点。”

像是被触犯到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希落的声音，冰冷得一如她裸露在寒风中的手指。

“滚得远一点。”

看到她逐渐消失的背影，她带着恨意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少年站立在风中，乌黑的发丝，在阳光下闪耀出了瑰丽的光泽。

就如天使的光环一般。

他微笑，琥珀色的眼珠澄静，不带一丝妖娆。

唇角轻轻挑起的优美弧度中，却隐匿着一股寻觅到了猎物的快乐。

原来，卓晓涵真的就是你的底线呢，希落。

## Two.

很快地，雏蓝学院的每一个人都记住了那个新生的名字。

希落。

希落很漂亮。

希落的衣服都很名贵时尚。

然而，这些并不是她迅速得到所有人瞩目的原因，每次大家提到希落的名字，第一个反应总会是，那个一入校就打了千琉的女生。

据说是一个迟到的学生目睹了经过。

只是很神奇地，故事的版本很快被绘声绘色地谣传成了“希落打了千琉”，并且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全校！

于是，雏蓝的女生们立刻愤怒了！

教室外。

女生们蜂拥在一起，她们一致决定要好好教训这个嚣张的新生，并且都下定

决心，绝对不和她做朋友，集体孤立她！

不过，这个决定只维持了短短五分钟。

因为当希落终于出现在她们的视线中时，千疏也同时出现了，而他纤细的手臂中，还抱着厚厚一叠崭新的课本——希落的课本。

“没有这样的事，那个人一定是看错了。”

千疏的眼珠晶莹，嘴角带着清澈的笑，他的围巾有些松散，微微垂落了下来，露出了细白如瓷的颈，走廊的落地窗透过了阳光，他逆光的剪影，炫目得让人着迷。

“因为，希落是我很好的朋友啊。”

在周围那些难以置信的询问声中，他如此微笑着说道。

“是中学同学吗？”

“还是小学同学？”

女生们难掩羡慕的表情，纷纷问道。

千疏的存在，一直就如伊甸园内的一枚禁果那般，他对于所有的女生来说，都是一种诱惑，但是有谁敢真的试图摘取呢？

没有。

仿佛独占他会是一种犯罪，连转一转这个念头，都是罪恶的。

而他对所有女生的态度永远如出一辙，他不会显得冷漠，却又始终保持着距离；如果真的被大胆的女生告白，他会扬起最美丽的微笑，却又会用他特有的温柔方式拒绝。

“……都不是，要再早一点呢。”

“那就是幼儿园？”

“算是吧。”千疏轻轻颌首，笑容绚烂如花，他姿态优雅地微微一欠身，“所以，我很开心再一次遇见她，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样，欢迎她并且帮助她，尽快适应维蓝的生活。”

于是所有女生的态度集体大转弯。

她们立刻恢复了第一眼看到希落时，对她的好感。

千疏的好朋友！

她们当然要和她成为朋友！

“我们一定会照顾她的！”

“对啊对啊，她好可爱哦！”

在一片叽叽喳喳的赞同声中，一直静默着独站在一边的希落，突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低笑声，恰到好处的音量，只有站在她身边的千琉能听见。

“我不知道原来我还上过幼儿园。”她嘲弄道。

“我也不知道，”他同样低声说，轻声笑，“但你的确需要我的‘照顾’，不是吗？”

### *Three.*

希落站在洗手间那面巨大的镜子面前，仔细端详着自己的脸。

千琉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因为我和佑川是很好的朋友。

是他拜托我照顾一个将要来雏蓝学院念书的女孩。

所以我以为，那就是他经常提到的晓涵。

午后柔亮的光线，充裕挥洒在贴满了细白瓷砖的空间内，为光洁的镜面镀上了一层微光，也染亮了镜中女孩那张精致的脸孔。

眉眼明媚，轮廓精致，漂亮得无可挑剔的脸。

“瞎了你的眼吗，竟然叫我卓晓涵？！”

她恨恨地诅咒着千琉。

从头发到脚趾，她有哪一个地方像那个傻兮兮的卓晓涵？！

啊，对了，她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纤细的手指绷紧了，死死扣住了洗手台冰冷的大理石台面，她瞪着镜中那张漂亮的脸孔，于是那双一模一样的美眸，也用同样憎恨的目光盯视着她——

漂亮？漂亮又有什么用！

她用力咬紧了自己的嘴唇，直到线条优美的唇线，泛起了殷红如血的瑰丽色泽。

然后，她听见了一声“啪嗒”，轻微的锁门声，让她一下转过了头。

“别看了，我的确锁了门。”宽敞的空间内，回响着郁柒七那双小高跟鞋踩出的清脆声响，那冰冷的声音，和她阴冷的笑容很相配。

“而且我也已经保证了在未来的十分钟里，不会有人经过这里，包括千琉，和你的那些新朋友。”

希落一言不发，只是身体微微向后靠了靠。

“你以为在这里受欢迎，就没人会知道你曾经做过什么了吗？狐狸精！”

注意到她那个似乎露出了怯意的躲避动作，郁柒七冷冷一笑，随手摸出了一把精致的小银刀。

“连千琉也有本事勾搭上，你果然很贱……看来只要是男人，你就有兴趣勾引一下。”

小银刀在她的手中，闪烁出了微微的冷光。

“我说了让你滚的，但是你不滚……”她低声说道，向希落逼近过去，“那正好，今天就该让你付出点代价！”

希落一躲。

脚尖轻勾。

技巧的压制，扭转过了对方的手臂。

郁柒七被很轻易地压到了洗手台上，她的皮肤，紧贴在了冰冷的大理石面上。

“有没有人教过你，动手前别说太多废话？”

沉默，冷淡，疏离，全在刹那从希落的眉眼间退去，欣赏着对手毫无作用的反抗，她的嘴角勾起了一抹邪美的笑意。

卸去了公主那般娇贵的伪装——她本来就是恶魔，邪恶却美丽的恶魔。

“嘿，你男朋友是因为我甩了你吗？他叫什么名字？”

问天气一样随意的口吻，带着轻视的逗弄味道。

郁柒七不甘地挣扎着。

“狐狸精……”她徒劳地叫骂，“不要脸！”

啪——

干脆的一巴掌甩到脸上，让郁柒七在瞬间错愕地瞪大了眼睛，这个贱女人竟然敢打她？！！！

“是你自己锁上了门，又保证了未来的十分钟内不会有人经过这里……”希落嫌疼似的轻轻甩了甩手，贴近她耳边，低笑道，“这样叫不叫作茧自缚？”

银白色的小刀，贴上了郁柒七的脸颊。

她的脸发白了。

“为什么偏偏要抢南宫铭！”又气又怕的女孩子，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你不知道他是我表姐的未婚夫吗！你知道我表姐有多丢脸、多伤心吗！”

“啊……你是郁紫苑的妹妹，”希落似笑非笑地打量着郁柒七，说道，“就是因为知道他有未婚妻，所以我才要这么做呀。”

“你这个……”

郁柒七显然还想叫骂，可是她怕再挨打，也怕她手里的那把刀——要是再被那个贱女人打一次，她宁可去死！

“很好，这样的教育显然是有用的，”希落却满意地微笑起来，手腕微动，银刀顿时就像一条滑腻的蛇，贴着女孩的脸部线条游弋起来。

“你看，你现在有礼貌多了。”

“有我在，你别想在雒蓝装下去！我会把你做过的那些坏事全都告诉大家，我会让你连一个朋友都交不到！”

“真奇怪，为什么你会以为我到雒蓝是来交朋友的？”

果然是在象牙塔中长大的小女孩，连威胁的方式都只能用幼稚来形容，希落带着淡淡轻视的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郁柒七气愤不甘的脸庞。

她决定教教她什么叫做威胁。

“你有男朋友吗？”她低下头，轻声细语地在她耳边问道，“如果有的话，那就小心了哦。”

郁柒七像被捅了一刀那样，她狠狠一震，不敢相信地扭头怒视着希落。

“你……”她的声音带着愤怒的颤抖，“你敢……”

“因为我开始对他有兴趣了，”她的眼波流转，笑颜妩媚，“所以你再继续对我那么不客气的话，我发誓，我有的是办法让他甩了你。”

“所以别来惹我，你惹不起。”

郁柒七突然明白了。

她不是狐狸精。她是个恶魔。

“你这种人……”她咬牙，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快要被气哭的啜泣声，“你这种人到底是怎么被生出来的！”

希落笑得很甜，很美。

“这个问题……”她柔声轻笑道，“你要有空的话，可以去问我妈。”